

随笔

师恩难忘

赵晏

杨明义是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他瘦瘦的脸庞,高高的个子,稳健的步履,眼睛时常眯起,投向学生的目光里永远是赞赏和鼓励。

前些日子,有同学在微信群里说,杨老师去世了。同学之间掀起了又一阵对杨老师的怀念。说是“又一阵”,是因为2016年前后,听说杨老师患病,同学们挂念,还结伴去养老院看望,给他系上了红围巾。当时头脑尚清醒的杨老师,在镜头前含羞地笑着,让我们又看到了当年那位令人敬仰的数学老师。

杨老师家境不好,他的妻子常年有病,自理已经不易。在操场边的小屋旁,我们多次看到杨老师洗去手上的粉笔末儿,在门前的小煤炉上为妻子煎药,小砂锅咕嘟咕嘟响,冒着热气,利用煎药的间隙,热爱文艺的杨老师拉起了板胡,悠扬的琴声和着淡淡的药香在空旷的操场上

飘荡。远远听着,温情渐渐充盈我们心间。

在那特殊的年月,班里的同学,不论家庭被划到什么“成分”里面,在数学的学习中,大家都能享受到杨老师给予的快乐和激励。就连觉得学理科味同嚼蜡的学生,也因为杨老师的引导,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高考时,我考的是文科,但当时有规定,凡有科目为零分者,概不录取,所以我又一次捧起了数学课本,从一元一次方程开始复习。每当枯燥的演算让我厌烦时,我都会在脑海中回放杨老师讲课时的场景,他那温和的目光好像在静静地注视着我,激励我奋力前行,让我重拾自信。那年,我取得了26分的数学单科成绩。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这个分数在当时我们中文专业的学生里,竟然是中上等的成绩。

在我们的高中同学中,大家对杨老师教学的评价出奇的一致,比

如大家喜欢他的板书、他语言的温和及对学生的耐心,他讲课深入浅出,总之,他的教学就像艺术。那些枯燥的数学知识,到了杨老师的嘴里,竟是那么有趣,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豁然开朗。我们这些高中同学,不论在大学里学的什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大家的共识是,杨老师讲的数学课,确实很有意思。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从事教师工作后,曾试着模仿杨老师,但后来感觉,我学不来,因为教学艺术就是一个人内涵的综合体现,在这一点上,我不及我的老师。可惜的是,高中毕业后,我们很少再见到杨老师,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更遗憾的是,除去操场边上那间小屋、课堂上的学习记忆,我们对杨老师知之甚少,少到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们想为他写一篇祭文,竟无处入手。他的老家在哪里?他如何到的周口?他家庭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他的朋友都

有谁?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至于他的归宿,多方打听才知道,后来,他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到黄泛区农场高中任教了。但迁移辗转,到底解决了什么困难,还是不得而知。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光芒四射者寡,恬淡安然者众。杨老师属于后者。但就像一座大房子,四梁八柱固然重要,一砖一瓦也必不可少。平平常常的杨老师,教出好多好多我这样平平常常的人,从而给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社会增添了砖瓦。人世沧桑,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逝者如斯夫。走在大闸南面沙颍河的河堤上,透过高楼大厦,寻找老周口一中和那操场边的小屋,它们早已不见踪迹,那悠悠飘荡的板胡声,也仅仅在心里萦绕。感谢平平常常的杨老师,怀念他讲的数学课、他有教无类的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循循善诱……

诗歌

中秋月(外二首)

卞彬

一半在故乡
一半在他乡
一半在天上
一半在心头

酝酿千年
中秋是一壶度数太高的酒
而月亮这杯盏
却又太浅太浅

醉不了
人间太多的情感

九月

蛙声 蝉鸣 炎热 被南飞的大雁
悄悄衔走
庄稼的喧闹被渐次收割
稻草人也休息了
麻雀是遗落在地里的庄稼粒

阳光像个安静的小姑娘
轻托水中洗得一尘不染的云朵
羊群把河边的空旷啃得愈来愈大

蟋蟀躲进自己的鸣声里

迟迟不肯露面
大地空成透明的玻璃杯

秋意像草芽一样钻出了地面
炊烟袅袅成回家的路
九月的风轻轻吹来
我是这个季节
落下的第一枚叶子

桂花

由鼻口而入
进而进入肺腑
随后融入全身肌肉
接着融入骨髓
最后融入灵魂

小小的淡雅的桂花
把整个八月香了个透
甚至会把它的花香
像树枝一样
伸展到九月 十月
乃至岁月的深处

心中该有多少爱
才会有那么浓郁而持久的香

月亮灯

北地

那年,乌云遮住了灯光
母亲怀揣的一轮,定格了一年

今夜,蟋蟀的叫声一粒粒饱满
携着玉米的薄凉
溢出秋天

清酒一杯,比那轮更清
金饼一盘,比那轮更圆

母亲把那盏灯挑过云头
清扫了那个人——
回家的路



秋意紫薇

王岩 摄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随笔

胖豆芽

李志红

在超市的蔬菜区,我一眼看见了它们。

那有着“超模”一样大长腿的是大黄豆芽,那头上像顶着春茶芽的是绿豆芽,还有这种,圆乎乎、胖墩墩的是小黄豆芽。如果把长腿黄豆芽比作美丽的辣妈,那矮胖豆芽就像它们刚出生的宝宝。我捏起一个豆宝宝放在手心,只见它圆鼓鼓的肚子上,罩着一件金黄色的外衣,圆脑袋上冒出一个小小的嫩芽儿,还打个弯儿,绕个圈儿,像一个很顽的天线,多像动画片里的“天线宝宝”啊!我爱怜地给它起了名字——胖豆芽。

看着这些可爱的胖豆芽,岁月那双温暖而又苍凉的大手,把我拉回到一个叫大于庄的村庄。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父母在城里教书,我随奶奶在农村生活。春天奶奶带我挖野菜,夏天带我抓知了,秋天带我拾黄豆,冬天带我捡树枝。

当秋阳挂在又蓝又高的天空,秋风顽皮地吹响豆棵时,黄豆荚们互相攀比着谁更饱满、更圆润,谁的衣服更金黄,翘首以待被主人带回家。也有个别性子急的豆荚,噼里啪啦地炸开了,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果实献给秋天和大地,大地母亲则怜爱地把小黄豆们揽进温暖的怀抱。

此时,村子里大人脚步变

得匆忙,孩子们更是脚底像抹了油似的欢快奔跑,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收豆子的时节到了。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农人们认为黄豆就是肉,有了黄豆就可以吃到豆腐,吃到豆腐就等于吃到了肉。趁着阳光正好,村民们开始抢收这宝贵的黄豆,如果收得晚了,更多的豆荚会在田里炸开,收成就会减少;倘若遇到阴雨天,黄豆潮湿发霉那就更麻烦了。

过了两三天时间,大片的黄豆被收割完毕。生产队长会组织社员去地里捡拾遗落的黄豆粒,捡到后归公。而后,村人们就可以随便进地捡豆子了,捡了归个人。全村人一哄而上冲进豆地,场面很热烈。

这么好的时机,我和奶奶怎么能错过呢?我俩冲到田里,低头弯腰捡拾豆荚和豆粒。

我最爱雨后去捡黄豆,那天正好是雨过天晴。落在土里的豆荚因受潮变得软软的,捡拾时荚尖不会扎到手。而且,被雨水浸泡后的黄豆粒会变得圆鼓鼓、胖乎乎的,它们身上的黄色对襟小褂儿几乎被撑裂,头上还长出嫩黄色的尖芽儿。我手拿小茶缸,紧张地寻觅着黄豆,生怕捡拾晚了豆子被鸟儿吃了。每寻到一颗胖豆芽,我便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屏住呼吸用手小心地拨开湿土,

生怕吓着沉睡的胖豆芽宝宝,像捡到宝贝似的轻轻放进茶缸,听着那轻柔的、湿润的声响,我的心如花儿般绽放。

捡累了,直起身子,我看见远远近近的云朵闲散地飘在空中,秋风轻抚着没有豆棵的大地,偶尔会有不知名的鸟儿飞飞停停,在松软的田地里觅食。

捡拾胖豆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胖豆芽体积小,很快就能捡满一茶缸。每当小茶缸满了,我都会大声地叫着奶奶,以至于把专心觅食的鸟儿吓得惊慌失措。我一摇三晃地走到奶奶身边,挺着胸、抬起下巴、眯着眼,很骄傲地把胖豆芽倒进奶奶的竹篮子里,故意望着奶奶,嘴上不说,用眼神说:看看,我能干吧?捡了这么多!奶奶会到了,她说:“俺小丫就是能干,一会儿就捡了一大茶缸,回家奶奶给你炒豆芽下面条吃。”

不知不觉中,我和奶奶到了豆地的最北边。地边有一片荒草,我误以为那是农人忘记收割的豆棵,就颠颠地跑过去了。当我扒开厚厚的荒草,看见一堆柔软的豆叶里有几颗黄豆芽,就欣喜地捡起来。又猛然看到两三只还没有长毛的小鸟儿,它们闭着眼、张着嘴,蜷缩在一起叽叽乱叫,蠕动着粉粉的小身体,像是

在相互寻找依靠,又像是在等着被喂食。我和小鸟们一样不知所措,急呼奶奶过来。奶奶看到了那几个小生命,声音颤抖地说:“真是遭罪啊!这豆地是小鸟的家,豆棵子割掉了,小鸟的家也毁了。赶紧把豆叶盖好,小家伙们会冷的!”奶奶边说边把豆叶原样覆上,又拽了些柔软的荒草盖上。我说:“小鸟旁边还有好多胖豆芽呢,奶奶,不捡可惜了。”奶奶说:“可惜个啥?人能吃,小鸟也该吃。母鸡回来了还要吃呢,这些豆芽就给它一家子留着吧。”

五十年过去了,那一颗颗胖豆芽放到茶缸里时发出的温润、欢快的声音,仿佛还萦绕在我耳畔。还记得奶奶把捡拾来的胖豆芽炒熟后下汤面条给我吃,有一次她还做了一盆豆瓣酱,好吃得不得了,香得我流眼泪。

童年的胖豆芽,抚慰了我的味蕾,滋养了我的身体,丰沛了我的心灵。

如今,我生活过的小村庄变成了新城区,曾经的黄豆地上盖起了高楼,高楼后边的一片小树林里,长眠着我亲爱的奶奶,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

高楼上霓虹灯闪烁,我和奶奶一老一小弓腰捡拾黄豆芽的身影仍清晰可见。

难忘和记者站站长共同采访

李理现

杜少华离开周口日报驻鹿邑记者站站长岗位已有9年,偶尔与他联系时,我依然尊称他为杜站长。

在我农村老家的书房里,有20余个档案盒,里面存放着按年度分类的报纸杂志,上面有我32年来发表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

其中标注“2014年度”的档案盒里,有一篇2600余字、发表在2014年6月18日《周口日报》上的新闻作品《八旬党员圆梦北京》,署名是“记者杜少华 通讯员李理现”。

这篇新闻报道,是时任周口日报驻鹿邑记者站站长杜少华让我写的展示写作水平的“考卷”。

杜少华于2005年8月至2015年8月任周口日报驻鹿邑记者站站长。当时,我在乡镇工作,杜站长的办公地点在县政府大院,10年间虽去过几次他的办公室,联合采访发表过多篇新闻稿件,可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至今想起来只有三四次。我们一起采访张绍荣,就是其中一次。

2014年5月29日9时,正在邻村建筑工地干活的,接到了杜站长的电话,说下午要去采访一位老八路军、老党员,让我跟他一起去。当天下午3时,我骑电动车行程15公里,去了县政府大院最北边他的办公室。

见面坐下后,他介绍了即将采访的人物和主题。卫真办事处谷堆洼村,有一位84岁、党龄65年的复员军人张绍荣,他1948年18岁时参军入伍到陈毅元帅领导下的第三野战军部队;入伍期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荣获奖章数十枚;2014年4月底,老人终于圆了数十年来梦想——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望了“老战友”……

“理现老弟,你从事新闻宣传报道20多年了,在全县通讯员中,大家都知道在人物专访方面你最能写、出稿快。今天的采访,是我对你

的考验,也是交给你的一张考卷。到现场后,我提问,你负责记录、回去写稿子,交稿时间是4天后……”杜站长这样叮嘱我。

在开车前往谷堆洼村的路上,他劝说我赶快考个大专文凭。我一听,笑了:“都43岁的人了,女儿都21岁了,明年儿子也要上大学,我要文凭干啥?”

他一听,突然刹住车,质问我:“你思想上咋恁消极?你在机关工作了一二十年,现在不还是个随来随走的临时工?报考成人高考,两三年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学历。在当今社会,文凭就是敲门砖。你要永远记住一句话:在思想和学业上的进步,是事业发展的基石。请你从明天起,从现在开始就考虑这个事!”

当日下午4时至6时,我们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对张绍荣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晚上,和杜站长一起吃饭时,我们又谈了很多。我骑车回到农村老家时,已是夜里10时多,没顾上休息,连夜写稿。

第二天下午1时32分,我把3900余字的初稿,传到了杜站长的邮箱。他精心修改后,稿件发表在6月18日的《周口日报》4版。

那次采访过后,我左思右想,于当年9月到县教育局成人高招办公室办理了申请参加成人高考事宜。至2020年7月,几年时间里我先后拿到了信阳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大专毕业证、本科学历证。

杜少华站长离开鹿邑9年了,平时我们虽因各自的工作而忙碌,但偶尔的微信或电话联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的真情流露。

今年8月16日,《周口日报》刊登了创刊35周年征文启事。我打开电脑写此文时,给杜站长发微信,核实他在鹿邑记者站站长的具体时间。他回答后,又留言一句:“你是在鹿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兄弟!”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